



黃世家第七

史記四十

是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

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

不云老童生重黎及吳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其有功

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始也共工氏

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

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

此事誰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虛  
下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  
遂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高簡  
情因而生契歷代又遷實是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改南屈雍婁王氏生男

後有胎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

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

以常理乎詩云不辨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言明古之婦

人嘗有辨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

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三曰

彭祖虞翻曰名翦為彭祖封大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五曰

曹姓世本日曹姓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

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

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

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

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彌南熊彌南熊子

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

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由姓芊氏居丹陽楚

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

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

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渠熊渠生

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

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

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

也楚文王自舟陽從都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也楚文王自舟陽從都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也楚文王自舟陽從都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皆在江上楚變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最  
 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母康早死熊渠卒  
 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  
 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  
 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  
 人長子伯霜中子伯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  
 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  
 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  
 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  
 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熊罾九年

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  
 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  
 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立熊渠  
 立徐廣曰是為蚡脚音舜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  
 故蚡冒十七年立下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  
 是為楚武王武二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王國晉  
 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  
 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相公二十九年魯逐其君  
 隱公三十一年太宰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  
 年楚伐隨賈逵言一隨姬姓也此項隨曰我無罪楚曰我

夷也今諸侯比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  
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  
室不聽還報楚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粥而能  
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  
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  
十一年周召諸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  
己伐隨武王攻下師中而兵罷

武王謂之楚王季漢永平  
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

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器  
豕民傳言蒙項赤眉之時欲殺之

呈覽曰楚武王  
郡銅陽縣葛陵

入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  
鄧曼姪六年伐蔡虜蔡  
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滋漢間小國小國皆

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  
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索隱云  
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

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  
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

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爾南方  
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

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  
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

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

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

許君肉

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黃

餘廣

表及他本皆作失一太作黃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

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好往寵辱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

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

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

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鄉食而厚送

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

侯將兵伐齊取穀

杜預曰濟北穀城縣

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

公七子皆奔楚楚心盡以為上大夫滅鼻鼻不祀祝

融鬻熊故也

服虔曰鬻楚熊鬻之孫熊執事也後夏在巫山之陽稀歸鄉是也

夏伐宋宋告

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主請戰成王曰

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

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

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

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內寵

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賈逵曰舉以也

且商臣蜂目

而豺聲忍人也

服虔曰言忍為不義

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

欲立子職

賈逵曰職商臣弟也

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

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

寵姬

姬當作妹

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

王之欲殺君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

事之乎

服虔曰若方賊子能事之

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

乎

服虔曰謂能君

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為成王成

王請食熊蹯而死

杜預曰熊掌其熟與久將有外救之也

不聽丁未成

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為其太子

宮子潘崇使為太師堂國事穆王三年滅江

江國在汝安陽縣

四年滅不韋六蓼皐陶之後

杜預曰六國今所

安豐蓼縣

八年伐陳十三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

三年不出號令日為樂令國中曰有敬諫者人

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笙鍾鼓之

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隱謂隱藏其意

曰有鳥在於皐三年

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

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

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

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

百人所

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共說是

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

服虔曰陸

渾戎在洛西南

遂至洛觀兵於周郊

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

周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王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楚王問鼎小大輕重

服虔曰示欲備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

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主其

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六百

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書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

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

定鼎于郊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縣西有鄆鄆所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駟案左傳曰子越椒人或

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

滅舒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即殺夏徵舒弑

其君故誅之也巴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

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

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

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

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

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鄭門也鄭伯肉袒牽

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

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

孫治三年



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

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君羣臣曰王勿

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

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

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因案子良鄭伯弟潘推楚大夫夏六

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

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

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其子

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

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

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

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

貞立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

智棄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

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

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勗曰以冠纓絞之左傳遂殺

王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

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當鈞臺陂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

陽之蒐賈逵曰岐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

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

時鄭子產在焉於具晉未魯衛不往靈王已盟

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

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

室之盟我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

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

掄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

杜預曰齊行執其君慶封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

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杜預曰齊人於是靈王使

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

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

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

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

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

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折父對曰其子

君王哉賈逵曰折父楚大夫昔我先王能繹辟在荆蠻露藍

蔓徐廣曰蔓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蔓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蔓言衣敝壞其蔓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跂涉

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步以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矣以其王

事服虔曰挑孤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晉及

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子裔我求之

其子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鼎靈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楚別都也頃

川在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

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

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

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

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

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

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入殺

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

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

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  
靈王亦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  
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  
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  
驅國人服虔曰驅國人欲為作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  
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  
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  
欲入鄢鄢度曰鄢楚都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  
亦去王三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  
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求食我已

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  
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  
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芋尹  
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  
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  
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  
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  
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

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  
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  
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  
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  
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  
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  
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  
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  
司馬督鄭尹午陵尹喜平王  
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  
卜師大夫官初  
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

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巴姬賈逵曰  
共王妻埋璧於室內召五子

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  
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

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

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

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

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

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孰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  
者如市賈之人亦利也何

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  
當與誰共同好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  
賢人而固有人無

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有謀

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子

在晉十三年矣晉日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無

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為羈終世可謂

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亡無愛微可謂無德矣杜預曰

愛念王虐而不已杜預曰靈王暴虐子比涉五難以

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

屬焉苛隱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委其責

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明以

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齊桓出奔莒有高國以為

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從善如流服虔曰施惠不倦有國不

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

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

以為腹心賈逵曰子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管

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卿之有樂卻犢先

弘治三年

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為憲懷棄民

服虔曰晉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者晉不送歸楚楚不送何

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

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

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取秦女生熊珍更為

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

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

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踈外建也六年使太子

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日夜讒太

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

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

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

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

悔也於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

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

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

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

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死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

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將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邊邑

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城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三十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大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是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象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



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彭舒奔鄭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

之以杆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

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

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

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

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

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

郢駟案春秋云昭王亡也至雲蓋夕不知其年也射傷王王走鄭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

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

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

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

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之不

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

郢也使申鮑胥服虔曰楚大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

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

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

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

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

我陽安昌縣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

恐去郢北徙都都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一年楚滅

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陰縣西北胡城二十一年吳王闔閭

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

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口天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

十月昭王病於軍中唯楚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

昭王問周太史公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

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

將相孤之股肱也今也似禍庸去是身正辨聽卜而

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

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謀

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

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

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大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

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

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

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

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

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闕塗徐廣曰迎越女之子章

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闕塗徐廣曰迎越女之子章

立之服虔曰開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妻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

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以為集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中楚之邊

公杜預曰汝陰襄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

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

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

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使子

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

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西子基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

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

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

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

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二年吳王

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

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

惠王卒子簡王中二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

文侯韓武子起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

卒子聲王當二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能疑

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二年歸榆關子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  
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  
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十一年  
取我魯陽地理志云魯陽有善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能  
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  
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二年秦  
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能商立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  
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州

公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今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僂  
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弗善而用  
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  
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  
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  
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  
王卒子懷王能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  
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  
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  
邑又移兵而攻齊齊三惠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陳軫

通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  
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  
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  
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  
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  
者道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  
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  
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  
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  
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

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  
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  
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  
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  
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  
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  
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  
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  
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  
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

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  
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  
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  
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  
閉關而絕齊令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  
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  
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  
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  
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璜於張儀日  
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  
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

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  
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  
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  
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  
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  
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地封張儀至  
秦祥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  
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  
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  
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其廣袤六百里楚

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  
歸報懷王大怒與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  
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  
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  
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  
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  
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  
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  
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  
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

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  
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  
得地張儀聞之請明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  
何張儀曰臣善甘其左右靳尚又能得事於楚  
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  
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  
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  
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  
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  
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

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媵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

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爭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出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廿禹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世未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務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



昭雖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應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越也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志於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也尤畏秦不然秦攻廼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得齊韓之

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

必三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以公是懷王許之竟不合

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

年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

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

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

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

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

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關楚太子殺之而

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

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  
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  
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  
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  
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  
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  
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  
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  
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  
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禁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

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毋行而發兵自  
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  
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  
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  
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  
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地  
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  
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  
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  
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

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  
 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番宜乃詐赴於齊齊潘王  
 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  
 郢中立王是吾抱空篋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  
 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  
 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  
 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  
 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  
 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  
 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

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  
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

地理志弘農有析縣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  
 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  
 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  
 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  
 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  
 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  
 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  
 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  
 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  
 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  
 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鄆其秋復與秦主  
 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  
 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  
 龍馮廣曰呂靜曰龍為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  
 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  
 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  
 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龍鳥也外其餘

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  
 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  
 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鳥鴈之  
 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  
 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  
 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  
 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徐廣曰結繫也音爭蘭  
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  
 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若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落若音落射

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

徐廣曰囑一作獨還音官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

縣在秦山濟比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

朝射東莒夕發沮丘

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即

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

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徐廣曰音翅一作屬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

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

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

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

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

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郾塞徐廣曰或以為真備一作涇待秦

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

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

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垂

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

祇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

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

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

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

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

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

公徐廣曰定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天弒共主臣世君索隱

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

以衆脅寡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

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

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

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

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

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

尖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

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

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

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然而好

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

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

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怨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

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

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列衣楚之

地是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  
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羽翼。以  
高世主。非貪負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  
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  
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拔我西陵。  
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  
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  
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  
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

秦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所具於秦。楚使左徒侍太  
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  
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  
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  
平。楚書曰：南郡。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  
於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秦兵去。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  
弔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  
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  
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

此後之世...

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  
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  
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  
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  
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  
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  
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  
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仲章  
幸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

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  
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亡甚乎哉幾再亡國  
楚世家第十

楚世家三五七秦滅楚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射傷吳王闔廬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

卷四十一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

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杜預曰夫椒在吳郡

吳縣大湖中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夫

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榮不聽子故

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

盈而法天也天道定傾者與人謙甲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

疆生車不究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

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

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

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

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

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

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

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

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

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蠶良臣若反國將  
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  
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  
姜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朝由是觀  
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  
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  
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  
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sub>徐廣曰</sub>死<sub>帛</sub>  
一作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

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  
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  
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  
流亡今方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  
且執焉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  
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  
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  
句踐曰善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  
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

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亦疾也願王釋齊  
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  
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  
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  
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  
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二年吳其墟  
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  
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  
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  
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

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  
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  
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  
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  
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  
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乃召范蠡蠡曰吳  
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  
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  
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  
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

虞翻曰言君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

養之如子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

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

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

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

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侵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

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由孤臣

夫羞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羞不敢逆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

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知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

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

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

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

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

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

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

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

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

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

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

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

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

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

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

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

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

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乎為我從

堯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

卒子王不壽可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

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

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

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

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

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

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

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

不效所重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

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

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

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

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夏路廣曰蓋謂不足以備

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

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

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

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

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象毛而不見其睫也

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身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以合軍連

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

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

作北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曲沃假之關者三千七

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魚且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

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

二五而不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

小不伯復離龐徐廣曰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

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假之關此四邑者

不上貢事於郢美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

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顧大王之轉攻楚也於  
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  
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  
曰周顯王之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  
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  
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  
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  
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  
人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  
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  
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

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  
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為會稽所以不死為此  
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  
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  
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  
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  
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  
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曰居家則致于



金居官則致辨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  
寶間行以去止于陶齊廣曰今之陶以為此天下之  
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  
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使時轉物逐什一  
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天下稱陶朱  
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糧  
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發

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  
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  
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  
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  
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  
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  
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  
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  
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  
貴大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

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其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賈遠說云：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楚貴人

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夜王使使封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

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盤竊也。漢靈帝時，可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惡類也。朱公

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人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金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

長

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子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  
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  
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  
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居見苦  
為生難故重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  
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遺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  
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  
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記其二德成名  
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乘陶故

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軒華公縣西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徐廣曰漸者亦引

或直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

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王踰稱霸王

徐廣曰一作圭勾踐可不賢哉蓋禹之遺烈焉范蠡三

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來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

吳爭疆樵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

當種誘以利蠶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

復讎寇遂殄吳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史記世家四十一

來補卷八



